

Landmark 书系

[美] 扬·温纳 著 (J.S. Wenner) · 陈维明 马世芳 译

LENNON REMEMBERS
列侬回忆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艺人之一 —— 约翰·列侬的“独立宣言”
1970年《滚石》*Rolling Stone* 完整专访录 首度出版

K835.61

79

2006

LENNON REMEMBERS
列侬回忆



[美] 扬·温纳(J.S. Wenner) 著
陈维明 马世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LENNON REMEMBERS by Jann S. Wenner

This new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2000

© Rolling Stone Press 2000

Original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Rolling Stone 1971,

and in book form by Straight Arrow Books 1971

© Jann S. Wenner 197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n S. Wenner c/o Sarah Lazin Books

本书译文由台湾滚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0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侬回忆/(美)温纳(Wenner, J. S.)著;陈维明,
马世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2006.12重印)

(Landmark书系)

ISBN 7-5633-6118-9

I.列… II.①温…②陈…③马… III.列侬, J.
(1940~1980)-访谈录 IV.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320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20mm×1230mm 1/32

印张:9.875 字数:158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7001~10000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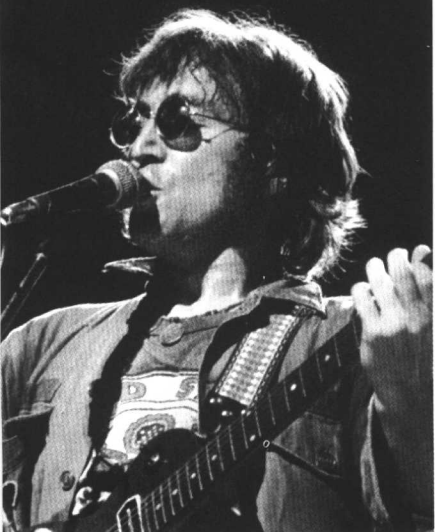
看啊，这就是列侬！

郝舫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

1964年，曾有一个踌躇满志的列侬；1967年，曾有一个迷幻的列侬；1969年，曾有一个长发的列侬；1970年，则是如此刚猛的列侬。

这一年的列侬手中只有一个武器：“摇滚乐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基于这样简单的观念，列侬向一切他认为虚假的东西发起了猛攻。在这些进攻中，当然免不了抖搂些摇滚乐背后的秘闻，列侬粉碎了总是兴高采烈、清纯可爱的年轻Beatles形象，他描述乐队早在利物浦的俱乐部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药——“我总是需要药才能生存”。而真正要命和有趣的是，列侬把Beatles判定为艺术冒牌货——“我们无非是一个把事搞得很大很大的乐队……仅此而已”；“我的技术不怎么样”；“我弹得很烂”；“我也不喜欢多数Beatles的歌”；在英国各地巡演之前“我们的音



乐就已经死了”；“我们杀死自己，换取后来的成功”；“Beatles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混蛋”；对由Beatles和摇滚乐带来的革命，他的结论是“梦已经做完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如今我已经30岁，而一大堆人留了长发，如此而已”……

尽管连《佩柏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这样的旷世杰作都曾被评论家们无情嘲弄，但是，有谁曾用如此无情的言语讽刺过被许多人视同生命的最大的摇滚神话？

不仅如此，他同样打破别的神话——迪伦的新专辑“是一堆狗屎”；米克·贾格尔“是个笑话”；激进嬉皮士“让我恶心透了”；大众闲得没事干才会去用神秘主义解读Beatles或是《圣经》“密码”；对“知识分子”（甚至洋子的知识分子气）、“精英”、中产阶级和暴发户的挖苦更是随处可见。

同许多人印象中和蔼、幽默、说话轻声细语的列侬相比，这个列侬是一个爱说三道四、怀恨在心和放纵任性的人，原因十分直接：

1968—1970年是他和洋子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在政治和艺术上的探索和求新之举被保守的传媒和批评家们抨击；他在进行“原生呐喊”治疗；洋子刚刚流产……所有这些，奠定了这个访谈的基调。

这时候的列侬是一个内心充满痛楚的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楚，就来自保罗·麦卡特尼和乔治·哈里森对小野洋子的态度，他认为他们“瞧不起她”、“羞辱她”。他对保罗利用乐队解散事件去推销唱片也备感愤怒。于是他披露了乐队解散的真实情形，与保罗公之于众的大相径庭；于是他放言“保罗的东西是垃圾”；于是想斩断他与Beatles的任何关系；于是他对以往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大放厥词，似乎是想树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或者说，是想从公众和历史强加给他的重负之中获得自由。那个乐观、幽默的列侬如此强烈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

这绝不表明列侬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从表面上看，列侬从Beatles解散中所受的感情伤害远远没有保罗他们大，但是当他总是说他不记得Beatles以前的事的细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伤痕。有时候，你依然看得出来他对Beatles的感情，比如，他觉得自己可以批评乐队，但还轮不到米克·贾格尔。

但是，这个列侬依然对自己也一样残酷，他不止一次拒绝扬·温纳的恭维，拒绝任何光环，甚至在洋子出来打圆场的时候也拒绝她的遮掩，比如他说：“操纵就是操纵，不用逃避。”

所以，当小野洋子说“像他这样的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她说得过分。在摇滚乐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日渐被故意拔高、有意遮盖、成心粉饰的风气变得无趣、苍白的时候，看到列侬充满斗志、袒露内心的言论，实在让人血脉贲张。而要了解一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汹涌内心，要了解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刻意进取、先行认清时代真相、不惜抛弃一切名利的巨大勇气，这本书绝对必不可少。

当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要加以留心，其中也必然有假话，比如，列侬说1962年以后他同保罗就很少再合写歌曲，就显然是故意抵赖事实。在另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可与本书媲美的长篇访谈*All We Are Saying*（即《花花公子》访谈）中，列侬曾经对此作了修正：“是的，我撒谎了，我们是看着对方的鼻子写了大多数歌。”他甚至坦承，《滚石》访谈中的谎言根本就是为永远摧毁Beatles神话的手段。

在*All We Are Saying*访谈中，列侬更多谈及了个人生活、与洋子的关系，谈他从一个瘾君子变成一个居家男人，谈他的哲学，谈他后来的每一首作品，自然，他也再次谈到与乐队的分裂。他强调他们很伟大，但已经成为过去。他对自己与Beatles的关系作了更宽容、平和的描述。那是10年后又一次巨变的列侬，同这一个相比，他睿智、平和、温柔的一面表露无疑。

就在*All We Are Saying*访谈在杂志上发表的前后，列侬遇刺身亡。这两部长篇访谈，也就成了世人公认的最能深刻反映列侬当时所思所想的长文。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所谈及的具体事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根本不愿意被供奉为神的人最不设防的内心。

温纳创办《滚石》杂志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和列侬碰面；而《滚石》创刊号的封面，也是列侬的照片。刊有列侬这篇访谈的那两期《滚石》，也是杂志最早卖断的两本。虽然两个人的友谊因为是否出版此书而出现裂痕，但当列侬被刺杀的时候，温纳如丧考妣的表现和那封出现在

杂志中的哀痛信件，对两人的关系做了最好的说明。

在这篇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4岁却无所畏惧的天才记者和一个30岁的天才媒体操控专家的角色，比如温纳一直想把问题拉回Beatles，但显然列侬更有兴趣谈论现在、谈他如何被改变、谈他现在生活的环境、谈他会如何前进。对他来说，离开Beatles无非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

无论从记者的角度还是从受访者的角度，这都是一部可以进入教科书的访谈。当然，真正重要的是，即使在列侬最愤怒的时刻，你也能读出他对洋子充满谢意，对未来充满信心。

所以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今读起来让人神伤：被问及“当我64岁”的想像时，列侬以为他还有机会老来同洋子在爱尔兰的海边翻看一辈子胡闹的剪贴簿。

我不禁回想1980年12月，几个十几岁的小子在四川大学的木床上收听美国之音，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叫列侬的歌手被人刺杀。还要过很多年，我才会懂得这个拗口的名字，对喜欢摇滚的人意味着什么。



乐迷之音

中国有多少列侬的追随者，我们无法统计，我们能做的，只是让这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发出一些属于自己的声音，也许这些声音还很微弱，但是至少可以告诉这个世界及另一个世界的列侬，在中国，仍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梦想者……

1980年12月8日晚，一把手枪将他从寒冬中带走，时间在霎时停顿，世界也变得无声痛哭。

他是一位理想家，曾经唱出“*And the World Will Be (Live) as One*”。

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曾几何时在床上向世人呼吁“*Give Peace a Chance*”。

但……

他走了，他无奈地留下了自己的亲人及歌迷。

他走了，他无奈地遗下了还没完成的意愿。

他曾经歇斯底里地呼吁和平的声音还牢牢地留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提醒着人们“*Sharing All the World*”。

他是谁？

他是 John Lennon(1940—1980)。

——JOHNLENNONS

我如此着迷于逝去的60年代，我不曾经历过的西方的60年代。

摇滚、女权、嬉皮士、性解放、学生运动、理想主义、集体梦幻。

那个时候，音乐承载了所有的文化、政治和革命力量。于是Beatles成了一个标志。

他们最终的解散，是在1970年。蓄意或是巧合，恰逢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不是也就代表了理想主义的不合时宜？

于是只得无奈逝去。

可时间到底是再也回不去了，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人会有这样执著的梦想。

——薄荷绿

自Beatles解散以后，除了与小野洋子在早期合作了一些实验音乐，从1970年的专辑*John Lennon / Plastic Ono Band*开始，约翰·列侬明显削弱了对音乐的纯艺术性探索，转而以高度现实主义色彩的歌词配上简单的乐器谱写出一首首感情饱满的人生回忆录，或是对理想世界的细致构筑。

这些作品明显淡化了当时推崇备至的前卫意识，转而加深强烈的自省情绪，同时对现实、社会极具批判意味。他毫不倦怠地呼喊、召唤，毫无保留地抒发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并竭尽全力地推广爱的价值。正如他在冷漠荒谬的年代引领世人高呼：“Make Love No War”，也正如世人为他引渡的那个冬夜齐声合唱：“All You Need Is Love”。他革了这个疯狂时代的命，也被这个时代的疯狂夺走了命……

——邓翌玮

有人说，约翰·列侬是跳动在五线谱上精灵般的音符。其实他给予世界的远远不止无数不朽的旋律。他把博爱融入了歌词、融入了他的生活、汇进了人们的大脑。身为Beatles的精神领袖，他用他的歌声带给人们的，除了陶醉或为之疯狂，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

For Lennon, Forever Lennon.

——owen

我们要感谢列侬，感谢他带给我们的和平的梦想和爱的希望、音乐的思想 and 追求；感谢列侬，为所有热爱生活的人建造了永远的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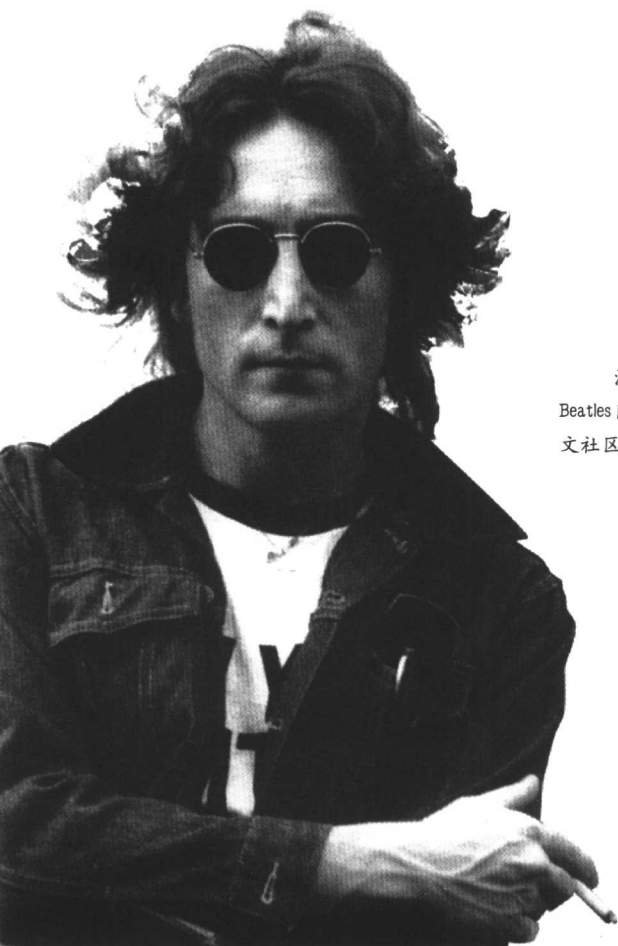
——小吉

上帝有意无意地让另一个世界的列侬做了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梦。
而列侬之离去，只不过是他在另一个世界的梦醒。

——pandafish

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艺术家、一个梦想、一个英雄。1980年12月8日倒在了自己美丽的血泊中，他死了。我们永远敬重他、想他、怀念他、爱他。因为死的仅仅是一具躯壳，而其他的所有的都活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人就是 John Lennon。26年后人们还在思念他，他没死，并且获得永生。

——自由如鸟



注：以上文字来自中国最大的
Beatles网站——61乌托邦 / Beatles中
文社区(www.beatles.cn)





序

小野洋子

我常常被问到：“如果约翰现在还活着，你想他会做什么？”我的答案通常是：他是个艺术家，总是充满了创意。他喜欢尝试新的媒介，所以或许他会爱上网络。他经常说“地球村”总有一天会实现，要是他知道那个理想如今已经成真，一定会很兴奋。

然而，读这本“修订版”的《列侬回忆》让我想起很多事情。（“修订版”这三个字有时候暗示它是一个比较温驯的版本，才怪！）现在我知道约翰是一个比Sid Vicious^a更早出现的朋克(punk)，一个在饶舌音乐(rap)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饶舌歌手(rapper)。约翰·列侬今日可能会做什么呢？他很可能会加入饶舌乐界，同时投入网络世界。《列侬回忆》这本书呈现的是典型的列侬，它不是一本让你“窝在沙发里翘起脚来读”的书，你每读完一段，都会有种冲动，想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一圈——我自己就是如此。它像一杯又苦又烈的浓缩咖啡(espresso)，冲击着你的神经。肠胃功能衰弱的人读这本书之前最好先关窗——读到一半，你可能就会想往窗外跳。

政治不正确?你得把约翰讲的话摆回那个时代的脉络才能体会。在1970年,全世界都跟约翰作对,最早发难的正是他的亲密伙伴。尽管当时我们结婚已经超过一年,媒体的反应仍然不可理喻。公开流传的笑话是他娶了一个“比他老8岁”的女人,“恶龙女王”(Dragon Lady)则是另一个众人皆知的笑话。至于私底下的称呼则从“日本鬼子”(Jap)、“中国猪”(Chink)到“婊子”都有^b。这里举个媒体对我们“开开玩笑”的例子:一本畅销杂志登了一大篇文章,用整页的版面刊登一幅丑化我的漫画,约翰成了一只被拴在脚底下的小甲虫,标题是“列侬和他独一无二的女割迷”(Rennon and His Excrusive Gloupie)^c。约翰觉得他的妻子被羞辱了——这样说还嫌保守。不过总的来说,全世界却都认为是约翰疯了。他有满腔的怒气梗在那里。但他试着不去理会那些攻击,对世界发出和善的信息。第二年,他就唱出了“想像所有的人/都能和平安详地生活”(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d。

但在这个1970年的访谈里,约翰反击了,而且把事情搞得很难看。讲话不得体、考虑不周全,甚至还非常难得地,表现得不怎么聪明。意外的是,他完全没有要讨好谁,却还是显得很可爱,很有趣,那就是约翰。见识一下他的活力吧!

重读这本书,我发现当时自己常常忽略扬的提问,还有不少烦人的补充说明。(我们为什么非得说些什么不可呢?!)扬,这位24岁的天才,一反往例扮演起正经八百的角色。我则像个跑龙套的,不管该不该笑,都笑个不停。我们面对滔滔不绝的约翰,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讲话连气都不用换!像他这样的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我很想念他。

我听到约翰说:“很好,各位,这个一定会要你们好看,你们未免过得太舒服了!”

2000年7月



新版 引言

扬·温纳

《列侬回忆》这篇专访1971年在《滚石》杂志刊出以来，我从未重读。多年后重新审订这篇专访，起初我相当好奇，也相当着迷，接着便倏然被拉回一个我以为早已不存在的时空之中。回头重看，这篇专访固然因为当时访问者技术未臻成熟而有不少缺失——既没有方法论，发问也毫无条理——然而这或许正是这篇和约翰·列侬的对话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如此令人不安又如此坦诚直接的原因之一（当时我24岁、约翰30岁）。它并不是一场关于老歌和旧时代的深度讨论，在这篇访谈中我们不断对当时新鲜、急切的议题提出露骨的评判，言谈间经常充满痛苦的情绪。这里同时也呈现出位艺术家的自画像，在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任何类似的例子。

十分幸运地，我在《滚石》杂志创刊初期，便从约翰及洋子的友谊之中受惠良多。我们的友谊是从《滚石》杂志刊登*Two Virgins*的裸照开始⁶，我们支持他们献身和平的行动，也支持他们的个人专辑。在这段过程中，我们成为他们对外发声的重要渠道之一——凡此

种种，都大大帮助了当时初创不久的《滚石》杂志，让我们更具权威性，也更受别人重视。由此建立的良好关系，便是《列侬回忆》这篇报道的成因。

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得记得：在1970年，Beatles是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不开玩笑——用约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比耶稣还受欢迎”^f。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任何足以比拟的东西了。这一系列的访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Beatles的队员——而且是他们的创始人兼团长——终于踏出那个备受保护的、众人珍爱的神话，说出了真相。

主要是因为约翰有种“给我一点真相”(gimme some truth)的渴望^g，因为他刚刚完成“原生呐喊”(primal)的心理治疗，因为他对Beatles包着糖衣的神话、对保罗·麦卡特尼被视为乐队解散的主导者，充满怨忿，不吐不快——也因为他对我和《滚石》杂志有种乐于从命、设身处地的亲切感——约翰在这些篇章里毫不犹豫、自然而然地滔滔倾诉，完全不设防，这是史无前例的。《列侬回忆》会让你压倒性地体验到这个男人真实的存在，他的模样、他的感受，还有他不管做什么几乎都会显露出来的热情和机智。除了他的某些唱片之外，这场访谈是仅有的、能够让我感受到约翰·列侬这种特性的所在。

这场访谈有许多地方是如此引人入胜(“Beatles的巡回演出就像费利尼的电影《爱情神话》”)、如此直接(“我要不是个天才就是个疯子，到底是哪个呢?”)、如此生动(“请大家来看表演”是保罗说的，我说的是“我读了今天的新闻，老天啊!”)、如此激愤(“一个人必须彻彻底底地作践自己，才能进入Beatles的状态”)。冒着泄露书中内容的风险，我想引用这本书结尾的问答，作为一种观点：

问：我没有什么好问的了。

答：喔，很好啊。

问：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我想不出任何激励人心或者赚人热泪的事情来讨好你们的读者。

问：你能想像一幅“当我64岁”(When I'm 64)的景象吗？

答：不，没办法。希望我们是一对和善的老伴，住在爱尔兰海边的小岛之类的地方，翻阅我们一辈子胡闹的剪贴簿。

为了这次的新版，我们根据原始的录音带重新誊写，加上了许多当初刊登时斟酌删去的片段(虽然这似乎难以置信)，也修正了当时仓促出刊造成的誊写错误，并且还原了许多洋子的评语，以及录音当时问答的原始顺序。非常感谢 Holly George Warren 这位细心负责的编辑，也是《滚石》杂志出版部的守护者，不仅担任这个计划的总监，也亲自负责新版本的编辑工作。

这个新版本的销售盈余，加上所有旧版本回溯计算的所得，全数捐赠给管制枪支的公益计划。当然，我也要感谢小野洋子，不只因为在当初她安排了这场访谈，并且在多年之后，仍慷慨同意我们重新出版这本书。

2000年7月于纽约市